

散架 ?文伊藤雪彥 圖吳雨涵

瀛苑副刊

每一幕都像是精心裁剪的影子黏貼在記憶城埕。我們之間。

妳飄忽的語調，夜幕般的髮，直而長，垂在死白的頰邊。畫畫時候輕微顫動的，專注的羽睫。憂愁的眉毛。修剪整齊的指甲。仰望星空的角度，呼出菸息的頻率，心臟跳動的節拍。怦騰、怦騰，妳心跳。沉默，側耳，我心跳。一直一直是這樣，我們以為只要相愛就能抵擋這個世界。

對妳的愛不只一次企圖殺死我。肉體或者靈魂。妳難道不明白嗎？我在這裡佇立，安靜棄降。不會逃去哪裡。不會丟下妳的。妳在我頸上刻劃的曾經，癒合得看不出痕跡，不痛。妳給的都不痛。在一起都不痛。

我常常想著該去看看妳吶，一邊顫抖地拿起了電話。沒有一次撥出。膽小。幽冥的火燄燒灼喉嚨，言語不能。我不是早已經知道了不能尋找妳嗎？在我拒絕了妳的請求，選擇家人的時候。在妳住進了永遠蒼白風景不變的堡壘後。

多年我依舊唱著那首歌，妳最愛的那首，極為諷刺的那首。歌詞憂傷，曲調輕輕，輕輕鑽我的眼。我想我也許是恨妳的，我原是太記恨的人。然後我想著恨的原型終歸是遺憾的愛。我想妳的真，妳的善與美。妳總是赤裸地展現妳的妒火，復仇女神，伸展的毒信。妳豐盛了我雙眼的，才華沛盈的美麗。宛如一枝尖邊結霜的殘薇，絕美。該忘。不該忘。破碎的百合一瓣一瓣。告訴我罷？誰來。

昏暗，妳說不要忘記我，一定不要，妳說一起逃走罷，到沒有人阻止我們一起的地方。虛弱地囁嚅，唇角震顫。我的視線從夢想的高度降落泥濘。熄滅。聰明的女孩啊

，妳一下子就明白了夢的死滅。燈光調暗，鏡頭拉遠。暗夜裡沒有光，有人指著天空拉著我訴說日出的美好，可我見不到。惶然，惶惶然。風淒淒。草悽悽。

將自我逼入死胡同的一直是自己。蜷縮在牆角戰慄呻吟，又渴望著甜如糖蜜的愛情。

傷口每癒合一道，我就加上一道。新生的瘡疤混合著舊的發出腐朽的聲音。於是仰著天快意瘋笑，噬血的，雨水滲透陰森的唇角。舌觸，腥膩的苦鹹的味道。生的味道。死的味道。

我奮力的伸展雙臂想飛得更高更遠，直到自己有足以負載妳的力量，直到我的天空足以支撐另一個流浪的孤鷹以前，我都不要停止飛翔。跌倒了，來不及哭泣就爬起來；流血了，來不及包紮就遺忘。一個過去曾經折翼的人，要起飛特別的不容易，所以我戰戰兢兢地不敢去暴露自己的顏色。

我用尖利的刺和有毒的藤蔓，來裝飾自己的翅膀，因為那裡面佈滿了色澤可怖的腐臭的傷痕。

我發誓當我終於長大的那一天要去接妳，然後我們會幸福，會雙宿雙飛，過去的黑色記憶就讓它成為泥沼。可我發覺我飛得太遠，飛得太快，長久的飛行後我才發覺妳已經病了，病得很久，病得很重，而不囚禁起來妳就會瘋狂的傷害自己。而看見我，妳也會狂暴的發怒起來，所以我是不能再去看妳的。我只能透過巨大的白色的牢籠看著妳，迷惑這世界的殘忍。

所以一直以來，我相信著的、努力著的究竟是什麼呢？我沉默了。一點點破滅的淚流著。

誰牽了我的手一直走，跌跌蹬蹬，髮揚越高越高，我驚恐地感到流年飛逝。

輕巧的陽光的嗓音撞擊在胸腔，花瓣繚亂。竄逃著直至無路可逃，撕抓蒼銀的髮稍。大量的不安與絕望飛出來，開出了豔麗的毒花。放浪囂張。

我支離破碎。

2010/09/27

